

現代世界史

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時期的法國

蘇聯 Л.И.祖波克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譯 者 的 話

本書係根據聯共（布）高級黨校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現代世界史講課速記稿翻譯的，內容包括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時期的英國、法國、土耳其、德國、美國等國的歷史。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發表後，蘇聯歷史學界曾指出這部講稿內容方面有缺點（如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理論沒有成為這部著作的基礎），故本書僅供研究和學習現代世界史時參考之用。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中國人民大學世界通史教研室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北京鼓樓西大石橋胡同28號

*

1954年7月第一版

195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外江3—4·33//×43//1/32·2×10/32·53,000字
0001—2573册(212+61+2300)

*

本書委託新華書店憑證發行

Л. И. Зубок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Франция в 1918—1939 годах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лекций, ВПШ при ЦК ВКП (б), М. 1948.

聯共（布）中央高級黨校講課速記稿一九四八年版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時期的法國

Л. И. 祖波克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上的法國

法國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它收回了一八七一年間喪失的歐洲領土，並擴大了殖民屬地。但是在由戰時狀態轉入平時狀態的期間內，法國國內也產生了種種重大的困難。國內經濟生活陷於瓦解；工業方面最發達的十州被徹底破壞了。死於這次世界大戰的，法國方面將近有一百五十萬人；而在世界大戰期內，它所遭受的物質損失總額幾達二千億法郎。

在一九一九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上，法國扮演了一個主要的角色。和會的主席是克里孟梭。和會剛一開始工作，戰勝國陣營內部立即顯露出深刻的矛盾。然而必須指出：英國、法國、美國和日本之間，雖然存在着已經暴露出來的矛盾，可是有一個問題，却使和會的一切參加者趨於一致，這就是所謂『俄羅斯問題』，即對蘇俄採取什麼態度這個問題。在這個時期，法國軍閥採取了最激烈的反蘇立場，為發動反對蘇俄的公開的十字軍遠征起見，他們要求組織包括法軍、英軍及其他國家軍

隊在內的國際軍。和會召開期間，代表法國極端反動集團的法軍總司令福煦，提出了反對蘇維埃共和國的大規模進軍計劃。

爲進行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起見，福煦竟準備在簽訂停戰協定以後，與德國實行合作；他認爲這種合作會是極有價值的〔一〕。

克里孟梭雖然在和會的某些最重要問題上與福煦意見分歧，但他却是反對蘇俄的血腥進軍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克里孟梭是革命的死敵，在和會上他曾屢次提出採取積極的鬥爭手段反對蘇俄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協約國反對蘇維埃共和國所有各次進軍都破產了。

從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結束後最初幾天起，而特別是在巴黎和會期間，在對德問題上英法之間展開了尖銳的鬥爭。法國的外交，是想在經濟上削弱德國，把德國變爲二等強國。

但是法國的各項計劃却遭到英國方面的激烈反對。英國代表，首先是勞合·喬治，反對法國對德國的過分要求。這並不是說，英國願意保存舊的德國，和保存德國原先擁有的軍事力量。英國也同樣想削弱德國；但並不想把它消弱到法國代表所願望的那種程度。英國覺到由於德國的失敗，在歐洲大陸又出現了一個有力的競爭者——法國；在西歐，法國已是最大的軍事強國了。因此，英國對它過去的競爭者——德國，就提出了一個較溫和的綱領。英國不願讓法國奪得德國最重要的工業區域，特別是萊茵區。英國不僅努力阻撓法國的強化，而且想強迫法國購買英國的高價煤，以加深法國經濟的依賴地位。

勞合·喬治企圖迫使法國同意較溫和的對德和約條件時，即以布爾什維主義的幻影來恐嚇法國。

一月二十五日，勞合·喬治甚至在和會上提出一件特別的備忘錄。他在這一文件上寫道：『……我堅決反對超出必要範圍而把純粹德國人居住的德國領土割裂出來。我堅決主張賠款只應該由參加戰爭的一代人負擔。革命浪潮，方在增長。

整個的歐洲，充滿了革命的氣氛。所有現代的制度，及其政治、社會和經濟結構，再也不能使羣衆滿足了。

當前局勢的最大危險就在於德國可能倒向布爾什維主義，而把自己的全部資源、一切精神上的前鋒力量和巨大的組織才幹整個交給革命的狂熱者去支配……』〔二〕

克里孟梭在書面答覆中，辛辣地向勞合·喬治宣告說：『勞合·喬治的大度，只有犧牲法國和歐洲大陸各國家才能達成。

克里孟梭尖刻地答覆勞合·喬治，說倘若『……必須對德國表示寬容，那就應當提供給德國以殖民地和海上的補償，應當讓德國擴大商業勢力的範圍』〔三〕。

在和會上，關於德國的新國界問題、萊茵河流域問題、薩爾問題和賠款問題，英法之間，都發生了衝突。以普恩加賽總統爲首的法國軍人政黨的代表們力圖肢解德國；他們不僅要收回亞爾薩斯—洛林，而且還想兼併薩爾區，使整個萊茵河左岸地區脫離德國而成立幾個『自治』共和國，並把它們劃入法國勢力範圍。

所有法帝國主義的報章雜誌都支持並宣傳按萊茵綫劃定國界的計劃。法國的軍人集團認爲：爲着在經濟上削弱德國，使德國不能恢復成爲軍國主義的侵略國家，這樣做是必要的。

無論英國或美國當然都不願法國強大起來。『四強會議』拒絕了滿足法國以萊茵河爲界的要求，而代之以英美擔負保障法國的東部疆界的義務。這個保障協定是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與『凡爾賽和約』同時簽定的。但這協定以後沒有被美國參議院批准，因而並未生效。英國因此也就拒絕履行保障協定的義務。

由此可見，法國並沒有達到其使萊茵區脫離德國的願望。它收回了阿爾薩斯—洛林（一萬五千四百平方公里領土，一百九十萬人口），可以利用薩爾省的煤礦（薩爾省在十五年內暫由國聯管轄）並與比利時、英國一同暫時佔領萊茵河左岸。法國也大大擴展了殖民地的版圖，鞏固了舊有赤道非洲的屬地。它獲得了剛果的一部分（剛果於一九一一年割讓給德國），獲得了幾乎全部喀麥隆和多哥的委任統治權，並鞏固了對摩洛哥的保護權。根據色佛爾條約，法國獲得了敘利亞的委任統治權。此外，法國還應當由德國方面取得巨額賠款和煤的供應。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的國民經濟

賠款與新領土的獲得促進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破壞地域的恢復，促進了法國重工業的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由農業—工業國家變成爲工業—農業國了。

隨着阿爾薩斯—洛林的歸併，法國取得了六十六座熔鐵爐和五十二個大冶金企業。於是冶金工業就大大地發展起來。煉鋼廠的數目，幾乎增加了一倍，因而對魯爾焦炭的需要量極大。攫取魯爾的舊

夢想，因此又得到了新的刺激；冶金工業委員會，工商業委員會及其他組織，均紛紛主張佔領魯爾；法國的報章雜誌，登載了成千篇的文章來討論這一問題；它們公開指出：佔領魯爾區和萊茵區是必要的。

但是，這個計劃的實行，遭到英國方面的堅決反對；英國之贏得對德國的勝利決不爲的是要使法國變成最大的工業強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及戰後年代中，法國工業的集中過程加速了。如果，一九〇六年間法國國內只有六百五十個僱有五百人以上工人的企業，那末到了一九二一年間則擁有五百人以上工人的企業就有九百零一個了。在同一時期內，不使用僱傭勞動的家庭手工業者 and 手工業者的人數，減少了一百萬人。在工業集中的基礎上，產生了龐大的壟斷聯合。如以史賴德爾和溫台爾弟兄爲首的『佛爾日委員會』統治了重工業；庫爾曼和聖·戈本公司的康采恩把化學工業集中在自己手中。西特羅燕、伯約和雷諾公司製造的產品佔汽車工業百分之七十；而在造船業中，三個強大的聯合組織控制了百分之六十的商船。重工業大資本家的聯合，在國內政治和經濟生活中取得了愈來愈重大的意義。而法蘭西銀行領導下的銀行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強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大銀行吞併中小銀行的過程不斷加強。欺騙和盜竊國家資財的行爲，比任何時期都要盛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了巨額『軍事超額利潤』的法國資本公司，這時由於『被破壞區域的恢復』而發了大財。銀行與工業融合的過程，比世界大戰以前進展得更快，因而銀行在法國工業的壟斷趨勢發展中的作用也增強了。壟斷的這種比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以前更爲迅速的發展，必然引起越來越具侵略性的財政寡頭制的加強。列寧寫道：『財政寡頭制把依賴關係的密網

籠罩於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的一切經濟和政治機關，——這便是這種蘊斷底最明顯的表現。』〔四〕

儘管如此，但是如果認為法國帝國主義的性質在戰後已根本改變了，那便是錯誤的。法國仍舊是一個食利國。法國帝國主義的高利貸性質，在獲取巨利的國家證券交易中，在有關被破壞區域的恢復工作的投機狂熱中，表現得極其明顯。農業的比重仍舊是很大。一九二一年農業人口佔百分之五十三點六。法國農業中呈現出一種經常的停滯狀態。財政資本越來越多地滲入農村，於是便加速了法國農民分化的過程；成千上萬的中農和小農破產了，其中一部分則跑進了城市。法國經濟生活中的變化，也不能不影響到無產階級的狀況。法國的工人階級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起了變化。從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二一年的二十年間，法國的無產階級由七百六十七萬一千人增加到了八百七十六萬一千人。法國無產階級的成長，完全是依靠增加大工業和一部分中等工業中的人員進行的。法國的工人階級已變成了國內嚴重的政治力量。不錯，法國的資產階級依靠其超額利潤，當時仍能以豢養法國無產階級的上層——工人貴族，並利用他們的幫助來分裂工人階級。

可是，工人階級中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顯著地惡化了。而工人生活狀況特別惡化時是在一九一八年末和一九一九年初。因為工業之改建為平時工業，結果為戰爭服務的工廠大部倒閉了；失業人數迅速增加起來。物價上漲使實際工資降低了。即使根據一九二二年的官方材料來看，法國每三個工人中間，就有一個人所得的工資甚至不能保障其半飢餓的生活。而在法國做工的外國工人，其所受的剝削就更加特別殘酷了。

選舉與『國民聯盟』的勝利

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克里孟梭政府就執掌法國的政權。克里孟梭政府曾殘酷地鎮壓工人運動。克里孟梭是反對蘇俄的武裝干涉的發起人之一。他以金錢和裝備支援武裝干涉，並為白黨的將軍們派遣了許多教官。

在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法國衆議院應進行改選。

右派和反動派的各政黨聯合而為『國民聯盟』，它必須代表財政資本和工業資本、富農和一部分中農、商人、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以及上層知識分子的各種相互矛盾的利益。加入『國民聯盟』的，不僅有右派各黨，而且也有急進黨人。法國資產階級之所以成立『國民聯盟』，其目的是力圖利用軍事勝利來為自己的階級謀福利。

『國民聯盟』的右派是由國民共和行動黨領導的。史賴德爾——克雷佐集團、以前駐俄大使魯蘭斯為首的有價證券持有者和各個石油公司都支持這個政黨。國民共和行動黨捍衛大私產，力圖以間接稅代替所得稅，主張節省國家預算，主張延長兵役期限等。

加入『國民聯盟』的共和民主黨，其思想上的領導者是普恩加賽，該黨力求鞏固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國家的基礎，並代表大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利益。它也企圖用保證富農和中農獲得國內市場的方法，來爭取富農和中農的支持。

保皇黨也參加了『國民聯盟』。保皇黨就是貴族、高級軍官、土地所有者和號召建立君主制度反對共和與議會制分子的民族主義黨。若干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和一小部分食利者擁護他們。

急進及急進社會黨，『資產階級的最後一個政黨』（列寧），乃是當時法國最有勢力的政黨之一，它代表小資產階級、小商人和小農的利益。在這個政黨中，也有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大多是輕工業的代表人物。官吏和知識分子在黨內起了重要的作用。關於這樣的一些政黨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曾經說過：『它們中間有富農和無地農民，有大商人和小店主，但由富農和大商人，即大資本家的代理人操縱着。』（五）

該黨的黨綱包括了下列各種要求：如社會公用事業中最大企業的國有化（鐵路除外）；實行所得稅與累進稅；取消消費品的間接稅；採用工廠立法（工人休假，義務社會保險等）；參議院選舉的民主化；擴大市政的自由等等。

『國民聯盟』提出了一個反動的綱領，其中包括以下各點：如反對蘇俄和反對法國的布爾什維主義，爭取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霸權。

『國民聯盟』的口號——『如果勝利得以鞏固，那末德國人就要償付一切』——在中小資產階級方面，獲得了成功。反動集團在競選運動上花費了巨額的金錢。普遍地進行收買選民。在全國散發了千萬張傳單、標語和小冊子，號召居民反對布爾什維主義。

『國民聯盟』在選舉中勝利了。它以沙文主義的煽動吸引了在戰時遭受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的許多階層。在新國會中，『國民聯盟』獲得了三分之一的議席。在議員中間，有一百四十個大資本家。

於是，反動的衆議院（豺狼議院）便選出來了，它奉行了激烈的反蘇政策，並用盡一切方法支持反對蘇俄的武裝鬥爭。

法國勞動人民群眾的鬥爭

法國曾經積極地參加了反對蘇俄的武裝干涉。它派遣過軍隊，支持過反革命的將軍們和波蘭的白黨。法國政府曾撥出幾十億法郎來組織對蘇俄的武裝干涉。法國的勞動人民羣衆則積極地起來反對進行反蘇的武裝干涉。革命運動也擴大到了克里孟梭派去絞殺蘇維埃國家的法國的士兵和水兵中間。有好幾個法國的步兵團曾拒絕向蘇俄進軍。

一九一九年四月，在停泊在克里米亞和敖得薩的法國艦隊中爆發了起義。這個運動的中心人物是『普羅泰』水雷艇上的機械員安德列·馬爾第。水兵們拒絕執行指揮官向塞瓦斯托波爾的革命工人開火的命令。在『讓·巴爾』和『法蘭斯』戰鬥艦上升起了紅旗。水兵們要求停止反對蘇維埃的戰爭，並立即回到法國去。

法國的統帥部被迫把自己的艦隊從蘇俄的海岸調回了。『我們所獲得的迫使英法軍隊收兵的這一勝利，是我們對協約國所贏得的最主要的勝利。我們從協約國方面奪取了它的士兵。我們對協約國的無限的軍事和技術上的優勢的回答，就是以勞動羣衆反對帝國主義政府的團結，來消滅這種優勢。』

〔六〕

法國的軍事法庭殘酷地迫害起義的水兵。馬爾第被判了二十年苦役。幾十個士兵和水兵都被判處苦役或監禁。後來在一九二三年，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都獲得了大赦。

在法國本國，罷工發動和示威的數目增加了。當時參加罷工的有運輸工人、碼頭工人、冶金工人、紡織工人等等。罷工者不僅提出了經濟的要求，而且有政治的要求。工人們要求停止對蘇俄進行武裝干涉，召回海陸軍，大赦政治犯。由於馬爾第和其他水兵的判罪，在布勒斯特、土倫和土魯斯都發生了軍事叛變和有工人、士兵和水兵參加的示威。

克里孟梭政府在日益增長的羣衆運動的壓力下，施行了八小時工作制和部分地提高工資的法律。工會的權利也擴大了。但是這並沒有使運動中止下來。罷工和政治示威仍瀰漫全國。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僅在巴黎一地就有五十萬工人走出街頭遊行。在市內的某些地方還發生了與警察的衝突。

一九一九年九月，法國知識分子團體提出了抗議，反對武裝干涉，這個抗議書是由安那托爾·法蘭斯、亨利·巴比塞和其他著名的社會人士簽名發出的。巴比塞在人數衆多的羣衆大會上發表演說，號召在保衛蘇俄的口號下進行總罷工。羅曼·羅蘭發表了許多論文和宣言，反對對蘇俄進行武裝干涉和封鎖。

一九二〇年的選舉。法國無產階級的發動

一九二〇年一月，共和國總統普恩加齊的任期滿了。

在總統選舉期間，法國政治生活中一件最大的事情，便是克里孟梭喪失了總統候選人資格。法國帝國主義者之所以不能原諒克里孟梭，是因為他在巴黎和會上就有關法國東部國界問題作了迫不得已的讓步。於是便提出一個不大出色的政治家、科學院院士、外交與經濟問題專家——德薩尼爲總統候選人，來反對克里孟梭。德薩尼多年以來一直是衆議院議員，在其演說中，他表現出自己是個十足溫和的人。在參衆兩院的聯席預選中，德薩尼獲得十九票的多數。聯合的社會黨人集團投了德薩尼的票，因而也就直接參加了擊敗克里孟梭的鬥爭。加香（當時加香還是社會黨員）在解釋這種立場時說，由於克里孟梭的反動政策，由於他在衆議院中聲明說：『我將永遠不與蘇俄締結和約』，所以必須使克里孟梭落選。

在這次預選之後，克里孟梭就正式取消了自己的候選人資格，而德薩尼就成爲唯一的候選人了。德薩尼由總數八百八十八票中獲得了七百三十四票。克里孟梭的失敗並不表示法國政策的根本轉變，因爲克里孟梭主義依然保留下來了。反動的國會和極力步武克里孟梭後塵的米勒蘭內閣，當時就代表着克里孟梭主義。米勒蘭在實行國內經濟生活復興綱領的幌子下，號召人民再作新的犧牲，限制生活必需品的消費。鎮壓和法庭迫害具有反政府情緒分子的政策繼續推行着，其程度並不亞於克里孟梭統治時期。

德薩尼就職後不久便因精神錯亂病而被更換了。一九二〇年九月社會主義的叛徒、本年初就任總理的米勒蘭被選爲共和國總統。內閣總理是里格，後來是白里安。

在協約國第二次進攻失敗後，法國就首先提倡實現反革命的大戰計劃來反對蘇俄。它企圖建立一

個反蘇的國家集團。它支持彼得留爾、弗蘭格爾和地主波蘭。在蘇波戰爭時期，法國扮演了國際憲兵和歐洲革命運動絞殺者的角色。

法國的人民羣衆則奮起保衛蘇俄，特別是當米勒蘭政府承認弗蘭格爾爲南方的合法統治者的時候。整個一九二〇年，法國全國都充滿了頑強的罷工鬥爭。

從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一日，法國被鐵路工人的罷工所震撼了，參加這次罷工的有二十五萬人。罷工者提出了八小時工作制和增加工資的要求。鐵路工人還要求鐵路國有化。鐵路工人的組織後來又通過了五月一日實行總罷工的決議。碼頭工人、商船上的水手和礦工都與鐵路工人聯合起來了。罷工工人達到了一百萬以上。整個鐵路網上的火車都停止行駛了，而停泊在各個港口的輪船也都熄滅了鍋爐。搬運工人拒絕起卸，運輸工人則拒絕運貨。準備供給波蘭的幾萬枝步槍、機槍、大炮和幾百萬發子彈，都堆積在那裏，不能起運。

米勒蘭政府依靠總工會中的改良主義者的幫助，殘暴地鎮壓罷工運動。二萬五千個鐵路工人被解僱了，他們任何時候都沒有再到鐵路上工作的權利。被解僱的工人的家屬則被逐出了宿舍。罷工的領導人和幾百個積極的罷工者被捕了。到三月底，罷工停止了。這次罷工在法國工人運動的發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法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人物，也同樣發出了抗議的呼聲，反對協約國的第三次進攻。羅曼·羅蘭發表了一篇保衛蘇俄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寫道：『我爲天才領袖們所領導的俄國蘇維埃底勇敢、組織和創造的能力而歡欣鼓舞……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大腦是在莫斯科……』

當叛徒米勒蘭制定了動員幾師法國軍隊來支持地主波蘭的計劃的時候，第三國際的擁護者瓦揚·古久里就寫道：『你們就試一試公開宣佈銀行和保險櫃的反蘇的神聖的進軍罷！如果你們胆敢宣佈動員，那末，宣佈動員就一定要變成你們的墳墓。』

法國共產黨的成立

國內的革命高潮也表現在社會黨和職工會的發展中。由於當時缺乏真正的革命政黨，所以工人就相繼參加社會黨；一九一八年，社會黨只有三萬四千人，到一九二〇年時便增加到了十五萬人；總工會在一九一七年時，總共不過十七萬人，而到一九二〇年初，便擁有二百萬以上的會員了。在社會黨內部，關於第三國際的問題發生了鬥爭。擁護參加共產國際的人士，進行了頑強的鬥爭，反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和中派分子；加香進行了特別重大的工作。他不僅進行了不倦的鬥爭反對機會主義者，而且在人數衆多的會議上發表演說，動員工人爲援助蘇俄、反對法國和一切其他國家的武裝干涉而鬥爭。加香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描寫出羣衆在歡迎他關於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時所表現的那種巨大的熱忱。說到巴黎這樣的一次會議——那次有四萬人出席，他寫道：『我們很困難地才擠到了講台，應當說：在這個大城市中，像這樣驚人、這樣熱烈、這樣激動的法國人民的會議，實在是空前的；我們給法國人民帶來了最新鮮和最愉快的關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消息，他們在好幾個小時之內一直爲十月革命而歡欣鼓舞。』〔七〕

社會黨內部的鬥爭，在都爾（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所舉行的代表大會上，具有特別尖銳的性質。代表大會的多數，主張無條件地加入共產國際。擁有十萬以上黨員的羣衆性的共產黨成立了。以里昂·勃魯姆爲首的少數派，則決定分裂工人階級的隊伍，離開了大會，並單獨成立一黨，保持原來的名稱——法國社會黨。年輕的法國共產黨，從其創立之時起，即聲明它是法國人民革命傳統的唯一繼承者。在都爾大會上所通過的宣言中說：拒絕服從大會多數的人們，在歷史的面前，對分裂應負全部責任。法國共產黨的成立，對於法國國內廣大人民羣衆的階級鬥爭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在職工會中，同樣也發生了改良主義者與革命分子之間的鬥爭。蒙穆梭、謝瑪爾所領導的革命分子，激烈地反對出賣了罷工鬥爭的總工會的改良主義的領導；他們要求實行階級政策。改良主義的領袖，懾於革命分子在職工會中的影響的增長，採取了開除革命分子的辦法。革命分子和同情他們的職工會組織，都被開除出總工會。革命分子在多次徒勞無益的阻止分裂的企圖失敗後，便於一九二二年在聖·德田召開了代表大會，會上成立了革命的激進總工會。過了一個時期，激進總工會就和法國共產黨建立了密切的聯系，並加入了職工國際。

普恩加齊政府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基礎上爆發的一九二一年的危機，不能不觸及到法國。一九二一年，法國的生

產量爲一九一三年產量的百分之三十四。生產量的低落影響了勞動人民羣衆的狀況，因而就引起了對白里安政府政策的極大的不滿。

一九二二年一月，在法國的政府人物中間發生了許多變動。普恩加齊（一九二二年一月）接替了白里安的總理職位。白里安內閣倒台的原因，是參衆兩院對他在賠款問題上的政策以及在關於召開熱那亞會議問題上與勞合·喬治的協議，表示不滿。兩院的議員們，認爲他在德國問題和賠款問題上沒有採取足夠強硬的路綫。雖然白里安在國會裏並未喪失多數，但他還是決定辭職。由於普恩加齊政府的執政（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法國的政策變得更加反動了。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轉入了進攻。它力圖取消工人階級在一九一九年所爭得的八小時工作制，降低工資，削減職工會的權利。工人階級的鬥爭因改良主義分子與企業家進行合作而變得困難了。工人階級在捍衛自己以前的成果時，不僅要反對企業家，而且不得不反對企業家的代理人——總工會的改良主義的領導者。

在對外政策中，法國繼續力求建立它在歐洲的霸權。英法之間爭奪歐洲優勢的鬥爭，在『和』約簽訂後便立即開始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年代裏，法國已開始變爲大工業國。協約國的勝利、擁有高度發展的冶金和化學工業的阿爾薩斯——洛林的歸併、德國的賠款以及戰後幾年中整個工業的改建等，加強了法國重工業的地位。

法國史賴德爾——克雷佐和溫台爾的冶金業康采恩，把自己的觸鬚伸到了法國以外；它們吞併了比利時、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以及其他國家中的許多冶金企業。對殖民地的資本輸出，大爲增